

石盛丰 著

教授横飞

作家出版社





石盛丰 著

教授横飞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授横飞/石盛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063 - 4227 - 8

I. 教… II. 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628 号

教授横飞

作者: 石盛丰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8.5

插页: 2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27 - 8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 侍 郎：团结大学第八系副教授，本书主人公。
- 胡林思：团结大学第八系副教授，侍郎夫妇的朋友。
- 洪 德：团结大学第八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书 记：团结大学第八系书记，副教授。
- 小 白：团结大学第八系讲师，无学问者。
- 德 宝：团结大学第八系行政人员，群众中的好人，友谊的中转站。
- 蔡 晓：团结大学副教授，侍郎之妻。
- 蔡 伦：蔡晓妹妹，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 蔡 母：蔡晓母亲，退休小学校长，洞悉人世的教育家。
- 宫大夫：团结大学校医院院长。
- 小李子：团结大学校医院应急出诊分队队长。
- 高明烛：团结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正为本科教学评估而焦头烂额。
- 刘 城：团结大学老干部处副处长，非常擅长操办丧事。
- 包基穆：团结大学教授，“坑论”发明人，让侍郎既藐视又羡慕的人之一。
- 孙有邻：团结大学学术泰斗，终身学科带头人，甲级博导，出门喜坐滑竿。
- M 老大：团结大学教授，外号“考研圣手”、“猜题大王”，教授中的有钱人。
- M 老二：团结大学教授，MBA 专家，法学专家，教授中的有钱人。
- M 老三：团结大学教授，MBA 专家，经济学专家，教授中的有钱人。
- M 老四：团结大学教授，MBA 专家，人力资源专家，教授中的有钱人。

谢惠：团结大学年轻教授，博士生导师，称呼他时一定要叫“教授”，比如“谢惠教授”，否则他不肯答应。

课题大王：团结大学教授，从外校引进的人才，靠两把板斧闯天下，舞起来呼呼生风，威震学术界。

黄麒麟：团结大学教授，秋风学掌门人。

大师：城北一老头，号称精于卜凶卦吉、观测风水。

侍中：侍郎弟弟，道拿集团公司董事长，本是奔丧，却意外弄得一博士学位。

司机：侍中的司机，转业军人。

文凭贩子：制作假文凭，证书谋生的人。

香奈尔小姐：江南卫视“疯狂呆女”节目主持人，娱乐界红人，团结大学兼职教授。

李副科长：团结大学教室管理科副科长，有向学生索要钱物的不良习惯。

杜武：团结大学学生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坚决执行”的专家。

韦大队长：凯撒保安公司派驻团结大学保安队队长。

第二十七系系主任：团结大学从校外引进的人才，国家一级编导，博士生导师。

军师：职业代考人，擅长代人考英语，“考研大院”长老级人物。

范退：职业考研人，连考了八次未中，著名瘦子，“考研大院”长老级人物。

考研姐姐：职业考研人，连考了七次未中，成了网络红人，“考研大院”长老级人物。

第七副校长：团结大学副校长，因为接受贿赂被法办。

崔来福：团结大学前副校长，违章建筑拥有者。

楚汉兴：团结大学校长助理兼保卫部长。

张伯能：团结大学教师，家中酿酒者，摸索出以图书为燃料的独特烤制法。

满庭芳：团结大学秋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有一副好酒量和好拳脚。

- 李育人：团结大学秋风学研究中心第二副主任。
- 伍 莲：团结大学秋风学研究中心行政总管。
- 小林子：团结大学秋风学研究中心干事。
- 麻德光：A8 核心期刊主编，独眼龙。
- 陶云展：高教署科研局局长。
- 野武史：日本秋风学研究者。
- 朴天浩：韩国秋风学研究者。
- 班德拉：泰国秋风学研究者。
- 王威廉：香港秋风学研究者。
- 杨德海：团结大学校办副主任。
- 冯国亮：团结大学教授，通晓江湖师承关系分类法。
- 金世誉：团结大学生生活服务集团副总经理、国家一级厨师、重点高校联盟 H 片区后勤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著有《伙房经济学概论》。
- 黄亚夫：传说中的教授，居然在上自己弟子的博士。
- 夏德馨：传说中的教授，居然让自己的弟子女扮男装上完了博士。
- 叶顺竿：传说中的教授，一人一年带了五十八位博士。
- 云 怀：团结大学第八系教授，其貌不扬，但熟知江湖恩怨与新闻。
- 李厚禄：团结大学故去的副校长，在阴间被贬为放牛人。
- 老领导：团结大学故去的领导人，生前和故去后都深孚人望。
- 院长老大：团结大学故去的前（校）院长，在阴间被贬为护卫，手持杀威棒，是保卫部长得力的马前卒。
- 孟 轲：团结大学故去的厨师长，在阴间和阳间都是团结大学最好的厨师。
- 马泽清：团结大学故去的前校办主任，绰号“马大茶缸”，死后被贬为烧火工。
- 车 斗：团结大学第八系故去的教授，另一位教授文俊的死对头。
- 文 俊：团结大学第八系故去的教授，另一位教授车斗的死对头。

教授横飞

金先生：团结大学故去的著名教授，“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在阴间率领弟子与夏先生一派斗阵。

夏先生：团结大学故去的著名教授，“田野”学派代表人物，在阴间率领弟子与金先生一派斗阵。

杨威：团结大学故去的保卫部长，在阴间仍恪尽职守，排忧解难。

红袍客：团结大学阴间学术委员，享受“师”待遇。

黄袍客：团结大学阴间学术委员，享受“师”待遇。

老曾：蓝袍客，团结大学阴间学术委员，享受“师”待遇。生前为团结大学的数学教员。

网奴：沉溺于网络而行将就木者，被用来检验侍郎的执教水准。

记录人：生前为南方交通大学一讲师，在阴间被聘为团结大学校长。

“长城”级教授：教授中的顶尖人物，前来帮助金、夏先生恢复学术秩序。

“泰山”级学者：学者中的顶尖人物，前来帮助金、夏先生恢复学术秩序。

李白：中国唐朝大诗人，周游路上路过团结大学。

高卜赛：著名汉学家，李白的随从兼秘书。

杨钟：川北名胜剑门关关长，向李白赠送闻名天下的豆腐干。

安禄山：唐朝干将，在阴间被贬为剑门关推磨人。

杨国忠：唐朝国舅，在阴间被贬为剑门关推磨人。

裴文采：团结大学故去的教授，在阳间和阴间都是李白及唐诗研究专家。

德圆大师：来自青城山，被侍中请来给哥哥招魂。

另：团结大学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第四副校长，第五副校长，第六副校长，第八副校长，第九副校长；
“早六点晚十点”协会成员；
教师、干部、学生、保安、团结大学的鸟、树、鬼，若干。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73
第四章	114
第五章	157
第六章	197
第七章	238

第一章

在省里——还是不要说哪个省为好，团结大学一向以其优美的校园和稀奇事著称。

这是星期五的下午，艳阳高照，秋高气爽。正值老师们每周开例会的时间，校园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虽然景色宜人，可副教授侍郎却心绪不佳，因为他再一次没有评上教授。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在今天下午的例会上，系里便会宣布结果。一年一次，每年十一月的中下旬，学校里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过侍郎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他五十九岁了，明年五月就会满六十周岁退休。这就意味着，他将以副教授的名义结束他在团结大学三十余年的教师生涯。一个“副”字，好家伙，这会儿真能要他的命。连着六年了，他年年都申报教授职称，可年年落空，始终也没能把那个该死的“副”字改成“正”字。一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步履沉重，甚至感到他的余生因此会黯淡无光。在这么一个温暖的秋日里，他的心却像寒冬一样冰冷，可是有谁能了解呢？

从家里来系里的这一路上，侍郎感到他的双手、脖子和脑袋都沉甸甸的。自行车就像一大块生铁，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费劲。虽然周围的这一切，花草、树木、熟悉的建筑物都还是那么顺眼，让人看着惬意，可是侍郎总觉得，自己今天与这一切都格格不入。现在他惟一需要牢记的就

教授横飞

是：副教授就副教授吧，团结大学并不只他侍郎是以副教授的名义退休。不论他的妻子、老岳母还是身在异国的女儿，他们这段时间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尤其他妻子，这几年本来就为职称的事没少跟他抱怨，甚至有过相当尖锐的挖苦、数落，可真到了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她突然变得宽容了，这让侍郎更加歉疚。

侍郎来到第八系所在的三号楼前，锁上自行车，进了楼。他的步子比往常要慢，而且走路的时候低着头。单从走路的姿势和身材来看，他并不像一个即将退休的人，而显得年轻了许多。他面容清瘦，表情和善，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夹克衫，里面是一件略有有些过时的半高领酱紫色毛衣。他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从左往右梳着，黑黑的，其中少见白发。走到二楼拐弯的时候，从上面下来一个人跟他打招呼，他还热情地回答说：“你好，忙呢？”

这是一幢四层的老式楼房，修建的时候是给当时在学校的苏联专家（现在他们又改回去叫俄罗斯了）办公用的，墙体厚实，窗户宽大，到现在仍然十分结实。第八系在四层，占据了西面的十余间办公室。系里的会议室就在行政办公室的旁边，中间摆了一张乒乓球台。不开会的时候，常常有人在这儿打上几拍子。侍郎进去的时候，里面差不多已经坐满了。通常老师们都喜欢靠墙根坐成一圈，中间，乒乓球台周围，自然是留给系里领导坐的了。侍郎看到西南角还有两个空位，就径直走过去，坐下。现在他扫了一圈，发现情况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是啊，他是心潮澎湃，可别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下午，例行公事而已。这样他反倒觉得好受一点，因为至少从表面来看，一切都很平静、正常，天并没有塌下来。

会议很随意地就开始了。系里的会通常都这样，没有什么正规的程序和气氛。领导们讲话的时候，老师们大都三心

二意，有人抓着刚从行政办公室顺手扯来的报纸在看，有人低头想着心事，有人捧着手机在发短信，有人小声聊天。但是侍郎比谁都认真，啥也没干，专心听着讲话。先是系里的书记在讲学生的事，念学校发下来的文件，然后系主任洪德开始讲。

洪德中等身材，但体格魁梧，方面大耳。今天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西服，里面套着一件鸡心领的羊毛衫。他先通报了期中教学检查的结果，接着讲起系里申报“甲级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是系里这一年的大事，在高校中通常被大家称为“跑点”。之所以把这事称作“跑点”，首先是因为，一旦申报成功第八系所属的文科B—3专业甲级学科，就会获得三个博士点，可以自行评定教授，再也不受指标和名额的限制，各种课题和科研经费也会接踵而来，因此，“点”——博士点实际成了申报的终极目标；其次，还因为在申报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跑动、游说、公关，被大家简称为“跑”。第八系为“跑点”这事已经折腾了大半年了，洪德讲得仔细，听的人也比刚才多些。洪德一口气讲了近半小时，其间又有老师插话、询问，会议室里一下子活跃了许多。

侍郎以为，洪德讲完“跑点”的事后一定会宣布职称评定结果，并预料洪德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和语气，但是洪德却把会议交给了系里的副主任，同时也是系里工会主席的一个瘦子，由他来宣布系里将在下星期召开的教工运动会上所要参加的一些比赛项目。几乎每个老师都告知要参加一两场比赛。侍郎要参加的是自行车慢骑和三十米托球跑。副主任还特地提醒侍郎，到时一定把自行车骑来，因为他的骑车技术很好，去年就拿了老年组慢骑第二名。侍郎听着哼都没哼一声。

把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分配完之后，会议室已经有点乱了，因为有的人要换项目，有的人则表示到时不一定能参

教授横飞

加，而副主任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争取进入团体前三名。第三名有五百元的奖金，如能拿上，系里再出上五百元，那么哪个星期五开完会后系里请大家到学校西门外面的“蜀香楼”吃一顿就不成问题了。虽然现在第八系的教师谁也不缺油水，但是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谈笑一番，把枯燥的周末转换成一次欢聚，也是大家颇为乐意的，所以副主任很希望由自己的努力来促成这么一桩美事。基于此，他颇为起劲地发动那些有潜力的人，希望他们多报项目。他这种考虑大局和荣誉的精神的确打动了几人，报名表上又多了几个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会议室稍微安静下来之后，侍郎心里说：“现在总该宣布职称评定的事了吧？”同时，他开始酝酿情绪，准备接受那可怖的、再次没有评上教授的结果。可是这时，洪德又把教学秘书叫了进来，让她传达学校关于期末考试出题的最新指示。原来教务处又搞改革了，把原来出题的模版全改了，老师们需要学习新的、更为规范严谨的出题方法。教学秘书拿着一个范本，站在乒乓球台旁边讲了好半天，下面乱成一团，吵嚷不绝。许多人都抱怨这个新模版太复杂，是故弄玄虚，搞极端形式主义。洪德挥挥手，说：“行了，不明白的下来到曹秘书那里拷一份电子文档。新规则总是需要适应的。明年上面搞的本科教学评估，首先就要评这个，不适应不行。”看大伙稍微安静了，洪德才又接着说：“下面通报一下今年的职称评定结果。今年我们系一共有一位老师申请正高，三位老师申请副高，全校的情况是……”

听到这里，侍郎的心跳开始加速。他心里说：“总算轮到正事了。洪德，你这个胖子，会议拉拉杂杂扯了半天，才轮到职称，说明你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时洪德正好宣布结束：“……这两位老师晋升为副教授。让我们对他们表示祝贺！”

会议室稀稀拉拉地响起一片掌声。再清楚不过了，申请晋升副教授的三人中，两人晋升成功，申请晋升正教授的一人没有成功，而这人就是侍郎。

一些人开始搬动椅子，一些人互相说话，显然，会议结束了。洪德也已站了起来。这时侍郎忽然说：“就完了？”

见没有几个人听见，侍郎再次大声重复一声：“就完了吗？”

听到这一声的人都感到有些异样，怔怔地看着侍郎。洪德也有些惊诧，不解地对侍郎说：“完了啊？！”

“主任，难道你就没有话说？”侍郎说。

“我想我说得够清楚的了，”洪德说。他同时做出一种表情，表明他为了不让侍郎显得尴尬，是如何在有意无意地把职称评定这件事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并且放到会议最后，一个不起眼的时刻。可是侍郎今天有点不对劲。自从他叫洪德“主任”，洪德就感到他眼下是心潮翻滚，有某种东西需要发泄。

但是侍郎接下来的表现还是把洪德吓一跳。只见他突然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统统给我坐下！”

由于侍郎原本是坐在墙边的，为了够得着桌子，他是站起来，并往前迈了一步，才拍响的。那些已经起身准备往外走的人都呆住了，停住了脚步。即使系主任洪德，也从来没跟人拍过桌子。不过与其说大家感到的是恐惧和威慑，还不如说是同情和好奇。显然，面对这么一个厚道人，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大家感到有某种义务要响应一下他的情绪，给他一个面子。也有几位近两年刚分来的年轻人，他们对职称不像上年纪的人那么上心，刚才开会时也没认真听，被侍郎那一巴掌拍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身旁的人连忙低声告诉他：“侍郎老师今年又没有评上教授，他生气了。多可怜啊，明年他就退休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教授横飞

这天下午参加会议的共有三十二人，全都齐刷刷地重新坐了下来，而在第八系四十多年的历史上，大家从来没有在一个时刻如此听命于一声断喝。

“同志们，”侍郎说，“我是个讲理的人，在座诸位，不论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还是新来的小年轻，我全都尊重你们。你们凭良心说，我侍郎做错过哪一桩事，得罪过哪一位同事？我在团结大学第八系工作了三十二年，连着当了四届班主任，每年上五百多节课，教了整整两代学生，如今马上就要退休了，得到的就是一个副教授！”

这一番话是像炒胡豆一般噼里啪啦一下子冒出来的，在场的人听得面面相觑，不知道作何回应。侍郎扫了大家一眼，继续说：“这公平吗？公平吗？太他妈不公平了！这是欺负人，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再次提高语调，甚至想再拍一下桌子，其激昂的语气和喷火的双眼让会议室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尤其从他嘴里居然冒出了“他妈的”这样的字眼，足以说明他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一些人惊讶地瞪着他，不知所措，尽管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这事没有关系。

这天下午胡林思正巧坐在侍郎的旁边。作为侍郎他们夫妇俩共同的朋友，胡林思这段时间对侍郎颇为关注。事实上昨天晚上，她还在侍郎他们家坐到快十一点。她五十四五岁的样子，戴着一副镜框有些发旧的眼镜，睁着一对忽闪忽闪的眼睛。看到侍郎满脸委屈与愤怒地站在她身边，她立刻起身把侍郎拉回坐处。她说：“侍郎，你干什么呀？快坐下，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侍郎倒是坐下了，但满脸涨得通红，喘着粗气，嘴唇哆嗦着，似乎已经说不出话来。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胡林思拉他坐下的话，很难说他还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

系主任洪德显得颇为镇定。侍郎说话的时候，他时而看看他，时而看看窗外。这时他觉得插话的时机成熟了，才说：“侍郎，你要冷静！冷静！”

“我冷静个屁！”侍郎又站了起来，“你倒是能够冷静，因为你啥也没落下。当官、评教授、当博导，好事你一件都没落下，你当然可以冷静了！”

“侍郎，难道你没有评上教授，是我的错吗？”洪德说。他的声音并不高，而且似乎也没有生气。他仍然称侍郎为“侍郎”，而没有改称“侍老师”。如果他想借机挖苦或者反击一下侍郎的话，他是完全可以趁机叫他“侍老师”的。他比侍郎小五岁。他进校的时候，侍郎已经留校当老师了，而且给他们班上过课。但这么多年以来，洪德之所以不叫侍郎老师，并不是不尊重侍郎，而是不想因此拉大与侍郎在岁数上的差距。洪德，还有胡林思等几人，在系里已经算是老资格了，如果他们叫侍郎老师的话，无异于把侍郎往老头堆里推。洪德心想，我们一直叫你侍郎，这种善良的举动在系里是人所共知的。不过洪德也有一点担心，因为他曾经私底下跟人说过，说侍郎“不着调”。根据他的判断，这句话很可能已经传到侍郎的耳朵里。他想侍郎很可能会立刻翻出这笔老账。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换个角度看，他这么说，完全是出于对侍郎的爱护啊。侍郎要是“着调”的话，就不至于混到眼下这个份上。

但是侍郎根本没往个人恩怨那方面发展。他说：“我谁也不能怪。我只能怪我自己。我就是个无能分子！我丢了第八系的脸！你们一个个都有几十万字几百万字的科研成果，惟独我没有！我是个光杆司令，我做不出学问，所以我是罪有应得！”

侍郎话音未落，胡林思立刻喝斥他：“侍郎，不要瞎说！”她拍了一下侍郎的肩，就像面对一个酒鬼想让他清醒

教授横飞

一下一样：“你没评上教授，系里的老师们谁也不愿意看到。洪德主任也没少帮你说话。不准瞎说！”

“我瞎说吗？事实就摆在那儿，在座哪一位不是心知肚明？”侍郎说着，脸上浮起一种笑容，但这种笑容很古怪，放在他脸上简直就像一个虚伪的人所做出的那种夸张而腻味的笑，让人感到别扭、惊讶。大家都盯着侍郎，仿佛他原来是藏在这个群体中的一个间谍一样，居然会说出刚才那样一番话。

自从侍郎开始拍桌子起，书记就一直有些紧张地盯着侍郎。她是个清瘦、整洁的女人，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商量的神情，年纪看样子跟胡林思差不多。此时她清清嗓子，和颜悦色地说：“侍郎老师，事情还没有到板上钉钉的时候。你不是明年五月才到退休年龄吗？系里努力一下，看能不能延长半年。如果行的话，明年就还有一次机会。”她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学校也不是没这样的先例。前年第二十三系的罗老师，不就是延长半年，刚好评上教授退休的吗？”

大伙儿都明白，以书记的为人而言，这番话是可行的，而且她是情急之下、不想侍郎因此气出个什么毛病才在这样的场合说出“延期退休”这种有许诺成分的话的，可见她也很同情侍郎这样的境遇。可是侍郎并没有买这个账，他反问书记：“我有这样的关系吗？我有吗？”

这一来书记语塞了。因为是否能延长半年退休，完全取决于学校，系里是不管用的。而在学校那一层，你必须有过硬的关系，才可能想出诸如“户口本年龄登记有误”、“特殊岗位需要”之类的理由，这一点书记当然不敢打包票。

洪德脸上很轻微地闪过一丝不快，转瞬即逝，但还是被侍郎抓住了。在侍郎看来，洪德内心一定在指责书记的妇道心肠，在抱怨她这种很随意的许诺很可能给系里带来麻烦。他于是朗声说：“请领导放心，我侍郎不会给你们出难题。

我只想请教几个问题：为什么老实人总是受欺负？为什么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被承认？到底是他妈的教书重要呢，还是埋头搞自己那点东西重要？”

说完，侍郎紧盯着洪德，等他回答，但洪德却沉默着。他的眼睛也不看侍郎，而是盯着桌面。洪德传达出的信息似乎是：他不想跟侍郎计较，因为侍郎提的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洪德的表情好像是在说：这还用得着我们跟你解释吗？你是昨天才来到团结大学的？

但是侍郎的思想犹如脱缰野马，才刚刚撒开蹄子。他继续说：“我在团结大学上学四年，工作了三十二年，我把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全部投在了这个院子。第八系有谁像我一样，连着当四届班主任？当别人都在写论文、读学位、弄职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跟学生们在一起，我带领他们实习，带领他们搞活动，跟他们谈心，开导他们，帮他们解决问题，解开疙瘩。我熟悉七号楼、八号楼、九号楼每一扇第八系的学生住的宿舍门，我知道哪儿有个学生需要关怀，哪儿有个学生需要帮助，哪个学生需要提醒，哪个学生需要敲打。那些年，不论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天，别人还在床上做梦的时候，我已经来到操场上，带领学生们出早操，而夜晚，许多人早就回家了，我还常常跟学生在一起。逢年过节，别人在家里喝酒的时候，我仍然得跟学生在一起，我陪他们欢笑，听他们倾诉，还得提防他们喝醉。学生有什么事，我还经常得搭上自己的工资。有很多年，我顾不上老婆，顾不上孩子。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就最近几年才得点清闲，各位，你们说说，我侍郎对团结大学怎么样？我是否对得起那份工资？你们倒说说，评评这个理！”

会议室鸦雀无声。因为侍郎所说的这些，第八系稍微有点年头的教师，没有一个人不了解。可是有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私底下认为，侍郎是喜欢做那些事的，因为他这么辛